

贝多芬
巴赫
莫扎特
舒伯特

肖邦
瓦格纳
勃拉姆斯
柴可夫斯基

德沃夏克
马勒
德彪西
肖斯塔科维奇



陈子善 编

十二位音乐大师的艺术印象

流动的经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

J612

C656

(BK167757)

Johann Sebastian Bach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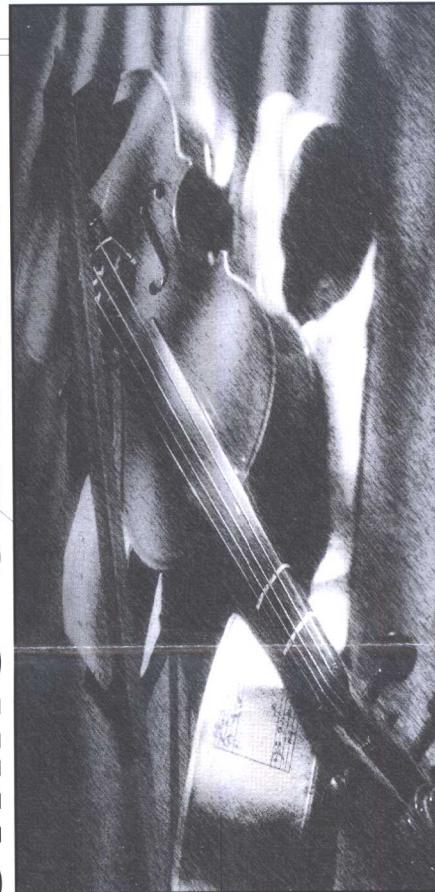
Franz Peter Schubert

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Richard Wagner



FLOWING CLASSICS



Johannes Brahms

Piotr Llyich Chaikovsky

Antonin Dvorak

Gustav Mahler

Claude Achille Debussy

Dmitri Shostakovich

流动的经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

陈子善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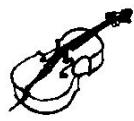
流动的经典 / 陈子善编 .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13-02124-9

I . 流… II . 陈…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407 号

流动的经典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1 万
插 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124-9/I · 32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巴 赫

- | | |
|------------------|-----|
| 巴赫音乐的华彩/3 | 徐庆雯 |
| 巴赫的怀抱/8 | 吴维忠 |
| 回家的路：我如此靠近了巴赫/11 | 贾晓伟 |
| 巴赫——古典，Play？/15 | 伦毅杰 |
| 夏夜听巴赫/21 | 陈黎 |

莫扎特

- | | |
|-----------------|-----|
| 留得天籁在人间/25 | 资中筠 |
| ——弹不好莫扎特有感 | |
| 药杯里的莫扎特/31 | 宗璞 |
| 莫扎特与我/34 | 止庵 |
| 阳光的时间/37 | 格非 |
|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42 | 吴维忠 |
| ——漫说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 | |
| 休止中永生/45 | 张长 |

贝多芬

- 如是我闻贝多芬 / 53 辛丰年
我与贝多芬音乐 / 61 赵鑫珊
——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
贝多芬,你在想什么? / 79 吕正惠
从“英雄”到“英雄” / 83 鲁成文
——献给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和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
《月光曲》之谜 / 89 张继高

舒伯特

2

- 舒伯特:青春的化身 / 95 逝水
在贝多芬的葬礼上,舒伯特举着
火把走在最前面 / 101 原野
井旁边大门前面 / 104 周志文

肖邦

- 枫丹白露巷里的猫 / 109 庄裕安
——与乔治·桑的下午茶
寂静的独语 / 117 杨燕迪
——纪念肖邦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夜半琴声 / 121 赵丽宏
——闻乐札记

流动的经典



吴维忠



肖邦《夜曲》印象 / 124

目
录

人如其乐吗? / 129

辛丰年

瓦格纳的红色风帆与

黑色桅杆 / 138

苏 聰

瓦格纳之谜 / 144

曹利群

勃拉姆斯

音乐的叙述 / 153

余 华

玉露凋伤枫树林 / 164

王 穀

——写在勃拉姆斯逝世百年之际

勃拉姆斯百年祭 / 175

杨燕迪

悲情勃拉姆斯 / 181

雷 瓥

3

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断想 / 185

陈 原

行板如歌 / 191

王 蒙

闲谈柴可夫斯基 / 195

吕正惠

老柴之恋 / 199

二 言

德沃夏克

德沃夏克常驻我心中 / 205

辛丰年

维所卡村的鸽子 / 211

肖复兴

13024/0/

不要去想而是去亲近/215

吕正惠

——趋近德沃夏克之路

马 勒

马勒救了我/221

陈 钢

听一听 马勒/226

原 野

听《大地之歌》/230

李欧梵

寂灭/233

格 非

重寻马勒/236

伦毅杰

德彪西

月光为倒影镶边/241

庄裕安

——德彪西的诗画世界/管弦乐篇

德彪西札记/249

肖复兴

佛瑞, 德彪西, 魏尔仑/256

陈 黎

德彪西和印象主义/263

韩小强

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和霍桑/269

余 华

负面的天堂/278

蓝 强

世纪的墓碑/283

郭文景

编后小记/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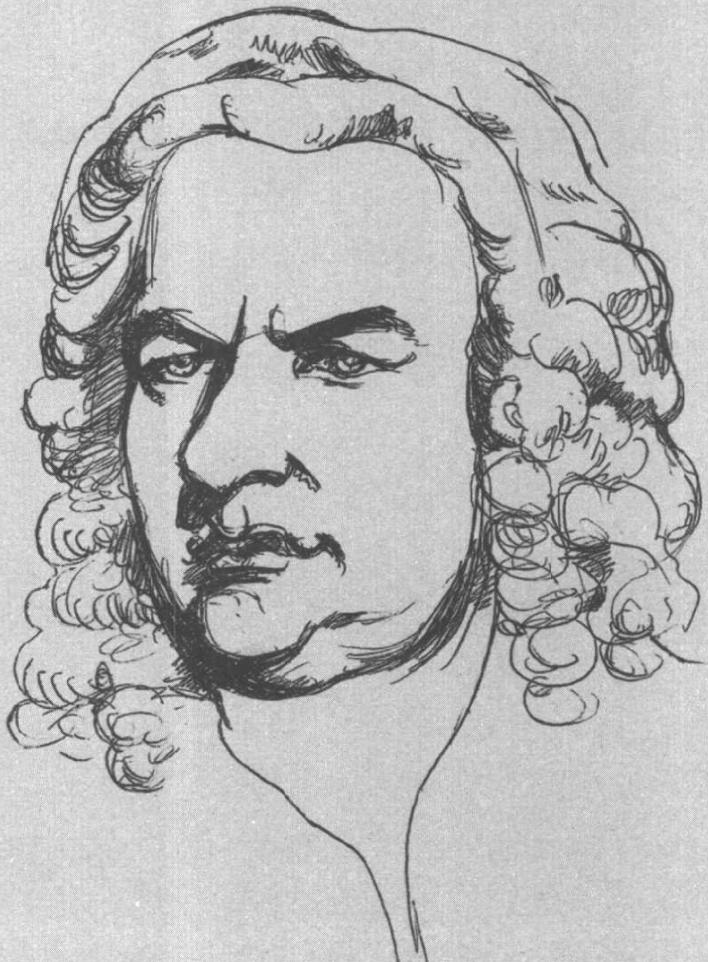
陈子善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赫

打开群星灿烂的西方音乐史，巴赫的名字特别耀眼。他是巴洛克时期的集大成者，地位显赫，领袖群伦。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巴赫，就没有后来的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我喜欢他的清唱剧、协奏曲、奏鸣曲和组曲，从最亲切温馨的到最雄伟壮丽的，都喜欢。单是一曲《G弦上的咏叹调》，不知有多少次使我赞叹不已；但对他的博大精深的《马太受难曲》，浅薄如我，至今不敢轻易问津。巴赫是宗教的，超凡脱俗；巴赫是世俗的，最富人情味。巴赫不朽。





巴赫音乐的华彩

徐庆雯

一张典型的巴赫宗教音乐

音乐对巴赫来说，等于宗教。

而宗教对于巴赫，简直如同生命一般巨大。巴赫虔诚的信仰使他将一生的光阴均投注于荣耀上帝圣名的事业：传教人以其口舌，教会长老以其维护传统的行为，巴赫则以其音乐。在他的作品中，多数的声乐曲如康塔塔、经文歌及受难曲均为教会而写；大部分的风琴曲亦是。他固然写作俗乐（相对圣乐、教会音乐而言），但他写作态度一如既往地严谨认真，毫不因其地位不同而有所轻忽。在巴赫的想法中，音



乐绝不会和休闲娱乐扯上关系；甚至可以这么说：巴赫所有的作品都洋溢着宗教气息。

阅读巴赫的传记后，有一个感触：他想成为名垂青史的“教会风琴演奏家”——而非音乐家。当巴赫幼年时，曾经从卢尼堡的学校长途跋涉至汉堡聆听当代风琴名家的演奏；后来任阿伦休坦多教会风琴手时，又因常到卢尼堡拜访风琴演奏家布苏帝夫，而被教会长老视为玩忽职守；甚而在担任威玛宫廷乐团指挥，及其后于科登任宫廷乐长时，仍不时到各地教会试奏风琴。最后他终于受聘为莱比锡圣托马斯学校的教会合唱团团长，于是在此时期（约五六年内），他写下了近三百首教会康塔塔及两首清唱剧（受难曲）、弥撒曲等等，还有不少的非教会音乐，创作量惊人。他对宗教的热忱由此可见。

从大环境着眼，巴赫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未尝没有受到社会的型塑。在他的时代，许多颇负盛名的音乐家都出自教会，以演奏教会音乐闻名。而作为一位纯粹的音乐家，待遇既不比教会音乐家优厚稳固，又不比其容易建立声誉，前景渺茫，颇有倒毙街头的可能！以巴赫务实的个性，自不会做此不切实际的打算。

就某方面而言，音乐其实是一种商品；而音乐对于音乐家，就是用以谋生的工具。卖曲谋生，是否会损及音乐家的伟大及音乐的感人气质？事实上是无关的。真正的艺术创作绝不因附加价值的多寡而影响其内在的完美性。为贵族而作的曲子比平民听的曲子更动人吗？清高的圣人才能写出伟大的音乐吗？

用以谋生？用以荣耀上帝（或贵族）？音乐对音乐家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巴赫虽然虔诚，一旦论及音乐，可不妥协。他时常为了圣乐风格的创新，遭致固守传统之教会人士的排挤，因而失业。但也因为这份固执，终使他脱离“乐匠”之气，成就



“大师”盛名，更被后人誉为“近代音乐之父”。

从这张专辑中，能明确地感受到巴赫不拘泥于形式的“虔诚”！CD中的咏叹调大多选自巴赫在莱比锡时期（出任圣托马斯学校教会合唱团团长）所写的教会康塔塔。咏叹调是一种抒情独唱曲，为两段式A-B-A（即唱完后段再反复首段）的形式，而巴赫更变本加厉地将歌词随意重复，唱起来千回百转有如阳关三叠。有人笑他“如此喋喋不休，是深怕上帝听不到他的祈祷”！

仔细研读歌词，内容不外颂赞神、荣耀上帝、祈求不受试炼等等，千篇一律；若不借巴赫创意之手，恐怕无法流传至今。这些祷词因附巴赫的乐句盘旋而上，送达天听，也可说是神的恩典。巴赫能广受民众爱戴，其因大约也是如此：他的音乐充分表露了市井小民的心愿。

这是巴赫独特的气质：属于平民的宗教音乐。当时音乐是一种特权，王公贵族往往有私人乐团、专属的礼拜堂；一般人则只在教会或节庆仪式中接触到音乐。然而为宫廷乐团所作的音乐多半不适用于一般教会或平民。以腓特烈大帝为例：他本身亦是一位颇具水准的横笛演奏家，也创作一些乐曲，而其风格犹如其个性，主旋律高高在上率领乐团众声部，颇有“君临天下、万民臣服”的气势。巴赫致力于创作复调音乐形式，诸旋律并行，一曲有多重面貌，又融合不同乐风于创作中，既避免大编制乐曲的限制，又展现地方音乐活泼灵巧的一面；加上他对教会工作的钟情，使他更接近大众。聆听巴赫，上帝似乎也动了他庄严不苟的容颜，时而蹙眉，时而微笑。巴赫使上帝不再遥远。

也许巴赫一生行径如固守形式的路德教派虔诚的信徒，但音乐却流露他至情至性、超凡脱俗的那一面。当女高音悠扬轻盈地翱游空中，与众器乐声起落交叠、高低相错时，相信



每个人都会认为那是自己被感动的心灵。

一张清澈透明的音乐

如果一幅画用色淡、色调低、线条明晰、层次简单、留白多,那么就显得安静,甚至易流于空洞;如果用色浓烈、线条粗重、色块层叠密布,看起来易感热闹,甚而纷杂。工笔,精致华丽,易流于俗;写意,清高风雅,不免淡薄;泼墨,气势开阖,惜欠轻灵。

音乐上大致如此。旋律如同线条主题,和声如同色块层次,休止符、单和弦的运用,与留白有相近的效果。旋律若细腻、流畅,和声往往简单;巨大的和声可以造就凝练宏伟的气势,但过于繁巨,反使旋律滞窒不前。多线进行的旋律编织成的复调音乐富丽堂皇,然而若处理对位的技巧不足,反易夹缠结块;或囿于格律,流于“填谱”,形成表面光鲜的空架子。

巴罗克时期的音乐主流为复调音乐,近似工笔,精致绚丽,光辉夺目,如钻石般高贵——此时宫廷乐当道,乐风自然铺陈气派,不想流露富贵气息也难。巴赫为当代大家,其作品将此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如《勃兰登堡》协奏曲、《郭德堡》变奏曲、《受难曲》等,堪称追求完美极致的性格代表作。

然而巴赫的伟大之处并非仅建立在超凡技巧之上,其作品在音乐史上亦不仅只博得“结构繁复臻于完美”之评断而已。

听音乐不像阅读:由于文字同时呈现,可以任由读者操弄,甚至颠覆文字间的链接;音符的次序井然,依附着时间不停递进,不能逆倒,停止便消逝。然而动人处也因此而生:听者的心灵被不断发生的音符推动,上高空、入深渊;若非单旋律线则又更妙,高处能再生转折,低处亦还有峰谷,路转峰回,



激荡蕴生，其微妙实非文字可比拟。盖文字生思维，毕竟不及音乐给人的直感。

而在这微妙的次序中，激荡出什么呢？空灵？清明？自觉？苏醒？还是放逐颓废、末世沉沦？由于直接触及人心深处，在音乐里，人变得脆弱不堪一击。具灵性的音乐能够洗去污垢、澄净心灵；魔性的音乐也会将人引入黑暗，永劫不复。

巴赫的音乐，毋庸置疑，是为人间苦难众生构筑一处清净之所，让世人在此得以安歇，重获心灵的平静。其音乐结构的繁复严密，正巧妙地托持着倾危的意念；多重声部均衡推展，簇拥主题回绕，愈行愈高，象征人们渴求上帝垂怜赐福。

这张 CD，虽不若《勃兰登堡》那么灿烂耀眼，却如珠玉般晶润光滑，轻灵怡人，有如水草鲜美的绿地，安抚迷途羔羊般的作用。一般听巴赫，类似的康塔塔多半以器乐演奏的部分较著名，此张 CD 静听下来，竟别有天地。女高音清亮流畅，如生双翼般在云端起落自得，那飞翔的线条解放了人们的束缚；小提琴丝般光滑细腻，同女高音在晴空翻飞相错而行，仿佛护送引领着人们的祈祷；而大提琴、大键琴等中低声部轻柔唱和，沉稳而不拖沓，有如大地的祝福。想象当时教堂中情景，于凛冽的冬晨闻听此曲，恍若天使降临；屏息聆听，声虽止而久久不逝。人们如痴如醉的神态历历在目。

听完这张 CD 后，感觉如经一场沐浴。结构繁复仍能呈现轻灵，声部叠沓却毫不迟滞。像雨后晴空，清澈透明，令人满怀喜悦。

清澈透明，一派淙淙的生之流。

而常常听到鸟鸣。（只是简单的、平凡的麻雀，在或许不觉等待很久之后的雨天。）

而然后，天晴了。

它，适合在雨中听。（或者，当不觉等待已久之后……）

巴赫的怀抱

吴维忠

音乐之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上一个冬天的末尾，降临到我落满尘埃的心斋。

那是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愿望突如其来的实现，金色的阳光直洒下来，从新鲜的树叶上跳进你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我笃好文史有年，一向对被奉为诗中圭臬的温柔敦厚这一条颇为心折，本以为这只是永无止境的追求，未料这四个字竟在巴赫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述。就像是酒至微醉，对满园春色的陶然，我就此难忘这一刻的心情。

那是一个阅尽沧桑、目光犀利、动作果决，而对生活有着沉着的爱和蓬勃的力的





人的声音。并不凭借庞大的编制，只把深情织进缜密的结构，在平实的叙述中展现他的伟力。这里没有闺怨似的缠绵和烈士般的悲壮，而是一个理性的、带着宗教精神深入世俗生活的人的呼吸。对冲动的少年和青年来说，这甚至是乏味的，而对于中年和老年，他却是道路和空气；对感情滞顿或已被生活磨得很薄的人而言，这也很平常，而对于感情深厚且敏锐者，他却非常亲近。所有的思绪和宣叙都在弦乐通情达理的讨论中表达，如一个成熟的人在有条不紊地处理他的事务，坚实有力地完成他的设想。这音乐在我们眼前铺开一条健康向上、光明通达的人生道路。而在这一切之上，更活动着天堂的启示般的大键琴的数字低音。这启示却是任何一种人，任何一颗心灵所必需的，如面对爱人的眼。巴赫把他伟大宽厚的胸怀向我们敞开！他的高大和庄严胜过巍峨的哥特式教堂和空气里的钟声，让你感到一个养育过二十个儿女的父亲的胸怀，是可以拥抱整个世界的，当然也不会拒绝我们。

9

一向以为音乐是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而以巴赫为最杰出代表的巴洛克时期音乐，又在这个时候契合了我的心灵。不大的规模，层次分明的旋律，精致绵密的结构，感情深厚丰富而不膨胀，是踏踏实实的人间烟火。那实在是一个成熟的、深深知道珍惜和节制的人的胸怀。不避偏激之嫌的话，可以说，似乎古典、浪漫、印象诸派以至现代音乐作品，是愈来愈明显地给那些眼泪可以哗啦啦往下流的人听的，而巴赫的音乐，却能抚慰那些已无泪可流的人的灵魂。巴赫抚摸着他们沉重的眼睑，把约旦河的水点在他们额上，让他们抿紧的嘴角放松、稍稍弯起——这就是巴赫的表情。

我的以上的感知，来自李希特指挥慕尼黑巴赫乐团在一九六八年的阐述（DG413-421-2）。李氏的指挥节奏紧凑明快，端庄持重而不失清冽流畅，散发着浓郁的人情味，闻着像



米饭的香气。自从听过他的这套《勃兰登堡》协奏曲，我再没有漏过他手下巴赫的一张唱片。他不愧为巴赫直系莱比锡乐派的一代宗师。而同样驰名天下的斯图加特乐队在演奏这几支曲子时，却显得轻浮躁厉，令人难耐（Decca.443 104-2&105-2）。比如《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一首第四章，在李希特手下还是那么富有高贵的气质和力度，时间是七分二十八秒，到慕辛格尔那里，这一章却被自中间起的波兰舞曲一劈两半，合计时间九分五十二秒，比李氏长了近两分半钟。就见那一段本来徐缓典雅的小步舞曲，被斯图加特的哥儿们揉得细细长长梅雨一般惹人生厌。本意谅必是想动之以情，但那弥漫着的如水蜜桃糖融化了的味道，对我们这帮汉子而言，被它滋润，怕要比滚爬于泥淖之中，还要来得尴尬。恐怕慕氏没有认清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于巴赫的意义。如果当年门德尔松在弹完了巴赫的一首合唱曲后，说“即使我失去了全部的宗教信仰，那么仅仅这一首乐曲就足以恢复它了”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是舒曼，而是慕辛格尔的话，情形也许就好得多了。

不尽如人意的演奏当然不能减损巴赫在我心目中的光芒，相反我对他的珍惜更在李希特和其他如英国室内管弦乐团等一些优秀的巴赫演绎团体那里得到了巩固。今天在我眼前呈现的仍是一个放射着人性的理性光辉的巴赫形象。面对他，我念叨起十年前曾信手写下的几句话，当然，现在的语调里，是搏动着巴赫的节奏的：

——你干什么？
——回家。
——家在哪里？
——在路上！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